



【闫红说】

李商隐的长安一夜

□闫红

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。
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隔座送钩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蜡灯红。
嗟余听鼓应官去，走马兰台类转蓬。

爱情能够点石成金，化腐朽为神奇，让没意思的事情变得有意思起来，庸常时日有了宝光。

就像公元839年那个于史无载的夜晚，一场普通欢宴在长安城的朱楼绮户里进行着。美酒，佳肴，让刘姥姥大开眼界的各种奢华享受，已被满座宾客看得稀松平常。乐趣更多来自于互动，通过寒暄、恭维、举杯以及行酒令时的即兴灵感，让熟悉和不熟悉的人，以后都有可能成为彼此的资源——哪怕是谈资。

酒令有很多种，我小时候还常见饭桌上有人猜拳，双方每每面红耳赤，气势汹汹，激昂时如两只斗鸡，让少不更事的我看得胆寒，担心他们随时会捋着袖子蹦起来。

但爽快人史湘云喜欢这个，在《红楼梦》里它被文雅地称之为“拇战”。史湘云最不喜欢的酒令是“射覆”，说“没的让人垂头丧气的”。宝钗也不喜欢，说“射覆”是酒令里的老祖宗，早已失传，如今行的都是后人篡的，“比一切的令都难”，她建议换个雅俗共赏的。

讲程序的探春不答应，我们于是看到，这个“射覆”确实很无聊，跟可怜的中学生做的阅读理解似的，还得是在熟记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的基础上。估计古代的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不然也不会被自然淘汰。

但是，一个游戏好不好玩，得看跟谁玩。要是心仪已久的人就坐在你旁边，要让你去猜她的手中物心中事，你说好不好玩？不但当时内心要起大风暴，很久之后，只怕还要再三低回，想借用文字，穿越到那一刻呢。

所以那场长安欢宴上的宾客之一，大唐秘书省校书郎李商隐第二天就写了一首《无题》。我们先看前两句：

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。

“昨夜”两个字原也普通，就是上一个夜晚嘛，就很近。然而这原本就是一场邂逅，不可复制，无法重来，才不过几个时辰，就已经隔了万水千山。

又像隔着时间的透明幕帘，能看清每个细节。星辰与风，东边的画楼西边的桂塘，这些寻常事物，因为有你的存在，变得别具意味。在无法靠近你的时刻，我将它们看了一千遍啊一万遍。

一大把年纪才混成校书郎这样的九品小官，李商隐在这场欢宴上存在感很弱。他不像贾宝玉，遇到心仪的女子，总有办法上前致意，别人最多觉得他唐突，会觉得他僭越。此刻李商隐即便看到对方的如花笑靥，也依然是咫尺天涯。

好在有酒令，游戏是平等的，无论尊卑，雨露均沾，让不相干的人，有了会心的可能。

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不知道这一晚他们都玩了哪些酒令，李商隐记下的，就是这个射覆，还有送钩。

史湘云嫌射覆闷，却不知它的妙处就是在“闷”里突围：那么多人，看着我们打哑谜，灵光一闪，你猜中我设置的谜底，众人轰然散开，以为这就是终了，却不知输赢于你我如浮云，我心中荡漾的是被你猜中的欢喜。

那个金钩呢，是另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风流，其实就是如今的击鼓传花。《红楼梦》里大家也玩过，叫做“春喜上眉梢”，还被写得挺刺激：“那鼓声或紧或慢，或如残漏之滴，或如迸豆之疾，或如惊马之乱驰，或如疾电之光而忽暗；其鼓声慢，传梅亦慢，鼓

声疾，传梅亦疾。恰恰至贾母手中，鼓声忽住。”

在荣国府里，贾母是中心，是焦点，第一“喜”要落在她手里。李商隐参加的这场宴会上，是否也有贾母这样核心人物？一定是有的。大家不动声色，务必要让这个人高兴。但这对李商隐一点不重要，金钩落到谁手里不重要，他念念于心的，是那个金钩，是从她的手中传过来的。

他们原本并不坐在一起，好在金钩准许隔座授受，这种设置成全了李商隐。即使那金钩仅仅过手，他还是能在那一瞬间，感觉到金钩上她指尖的温度。

隔座送钩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蜡灯红。

谁说往事不可捉摸，这几行诗还原了那一刻的微醺，千载之下犹能清晰感知。可是那又怎样？依然还是个“后来就没有后来”的故事。

嗟余听鼓应官去，走马兰台类转蓬。

当时上下班时间都要击鼓。一般卯刻，也就是早晨五点到七点上班；午刻，也就是中午十二点左右下班。李商隐所在的秘书省，“龙朔（高宗年号）初改为兰台”。他说他像飘蓬一样，在他的小职位上飞转。尽管心中恋恋，签到打卡才是第一等大事。

没错，就这么一个微末的职务，也是他多年来孜孜以求并且一度求之不得。现实太骨感了，一瞬间的情动又算什么？苏轼说：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”，但说这句话时的他，已经举足轻重，地位越高，责任越大，适当地放弃自我，是必须选项。更多的人，更像李商隐，为了一份残羹冷炙，飘蓬般辗转，永远没有“今日方知我是我”的清明。

一直觉得李商隐的这首诗有一种现代感。“现代”这个词，每个人的定义都不同，在我看来，“古典”文学更倾向于宏大叙述，即便是爱情，也是纯粹彻底的，被一种整体性的精神所笼罩。

或如“山无棱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”式的海誓山盟，或如“彼采萧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秋兮”的缠绵无尽，或如“上有青冥之长天，下有渌水之波澜。天长路远魂飞苦，梦魂不到关山难。长相思，摧心肝”的万千阻碍，不管是顺利地飞扬，还是艰难于阻滞，爱情都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事，好像人类的一生，就是为了爱情奋斗的一生。

但李商隐这首《无题》却告诉我们，爱情是一个多么容易产生，又是多么容易被放弃的事。它不是人生主线，而是瞬间明灭的无数念头之一，我们终究要全力以赴在谋生路上。不妨将它与艾略特的名句对读：

我并非哈姆雷特王子，当也当不成；
我只是个侍从爵士，为王家出行，
铺排显赫的场面，或为王子出主意，
就够好的了；无非是顺手的工具，
服服帖帖，巴不得有点用途，
细致，周详，处处小心翼翼；
满口高谈阔论，但有点愚鲁；
有时候，老实说，显得近乎可笑，
有时候，几乎是个丑角。
.....

爱情让人有成为王子的错觉，但是那鼓声就要敲响，我们被现实打回原形，知道自己不过是个巴不得有点用处的丑角。有意思的是，这首不惮于暴露锦袍下虱子的诗，题目叫做《J·阿尔弗瑞德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》。

爱与美只是一个凝眸，片刻怔忡，我们每个人，终要灰头土脸地回归到现实。我以为的现代感，就是现代人心中的拧巴，“想得而不可得你奈人生何”的一声叹息。而不是那种原生态的诗情画意，简单取舍。

在对这种感觉的描摹上，李商隐是古代诗人里的独一份。他是一个活在唐朝的现代人。

【文艺观澜】

一期一会遇流年

□薛寒冰

夜读诗人塞弗里斯的诗句，他在《大海向西》中写道：“我们每个人都给你写同样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在别人跟前沉默不语，每个人都各自守望着同一个世界……”

世间万物有来有往，人人都是善良与邪恶、伟大与渺小、高贵与卑劣的混合体，就像宗白华在《略论文艺与象征》一文中所说：“英国的莎士比亚，中国的司马迁，都会留下‘一个世界’给我们，使我们体味不尽。”

人生代谢，世事多变，流年匆匆，岁月向晚。因此人们常说，应当珍惜眼前的人与事。有个成语叫“一期一会”，黑川雅之在《日本的八个审美意识》（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）一书中说，如果带着消极情绪去理解和解释一期一会，那么就是不用在意未来，只要珍视眼下的瞬间，反之是“现在能够与这个人交流的瞬间不会再来”。所以，要加倍珍惜当下的时间、眼前这个人和这个地方”。同一个成语，如何理解全看自己站在何种角度、作出何种选择。

生命在不断发展，文学和艺术也在不断发展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，变化是常态、矛盾是常态、毁灭是常态，就像近代科学和原始故事共存于同一时空之中也是常态一般。张爱玲在《自己的文章》一文中说：“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，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，因为事过境迁之后，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兴趣，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，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。”文学如此，艺术也如此。

海滩，尤其是青岛的海滩，带给我的是空气中散发着矿泉水味儿的儿时记忆。记忆中，有初中时同发小放学后，沿着海边散步闲聊的回忆。回忆中，有焦虑、有沉思、有女孩们豆蔻年华时的诸多幻想。那些幻想，似乎随着流年、随着忽急忽缓地海浪声被渐渐冲刷着。海滩于我来说，不仅仅是潮湿又熟悉的记忆。每每走到海滩，我总期盼着在一年中的夏日傍晚，看红紫色的霞光慢慢浮上海岸，幻想着在那一天，我能够再次站在海中礁石上，感叹着午夜时分红月渐渐浮上海面的景象；还想在清晨五六点时，从床上起身站在窗边看海岸日出，因为五点多的清早海滩，世界似乎依然安静着，除了我和远方日出照亮着的忽近忽远地海浪……

漫步海滩这四个字，每每提及，在我看来总包含着一期一会的意义。在海滩上，你能够看到海岸街巷边结伴而行的旅客走走停停，驻足拍照……那些旅客于你，可能只是一个偶然地擦肩而过、来来往往的都是陌生人。但不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吗——所有的相遇都是不期而遇。不知道这是不是我创作油画《夏日时光》的原初想法，毕竟，托尔斯泰在创作《战争与和平》时，本来预定的小说主题在他修改七次之后，小说自身展开的主题战胜了托尔斯泰在写作之初的预设。而张爱玲也在《自己的文章》中写道：“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，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，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，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。而且我相信，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，不及英雄有力，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。”

这是一个充满一期一会的时代。莎士比亚说，世界只是一个戏台。既是戏台，就会有人在台上唱戏，有人在台下看戏，当然还得有演戏的人，演尽人生苦乐悲欢。而我想与这个世界一期一会。因为人在世界面前是那样渺小，更别说时间了。就像，我站在海滩旁，但我无法将整个海滩尽收眼底。即使我坐着飞机飞到海滩上空俯瞰海面，我也无法看清海滩的全貌。海滩于我，仅仅是我站在海滩旁，海浪传到耳畔的拍打声、海鸥低飞，带着咸味儿的海水溅湿衣襟，仅仅只是我站在那儿，我所感知到的海滩，场域构成了海滩在我脑海中的全貌。

流年匆匆，与这个世界一期一会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对生命延长、扩大的奢侈愿望。对于这愿望，就像沈从文在《抽象的抒情》一文中所写：生命本身不能凝固，凝固即近死亡或真正死亡。唯转化为文字，为形象，为音符，为节奏，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，某一种状态，凝固下来，形成生命另一种存在和延续，通过长长的时间，通过遥远的空间，让另外一时一地生存的人，彼此生命流注，无有阻隔。文学艺术的可贵也恰恰在此。